

韓再芬：

韓再芬是內地家喻戶曉的著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現在的她，身兼安徽再芬黃梅藝術劇院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安徽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等行政職務。雖然依舊不時活躍在黃梅戲的舞台上，但她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卻花在培養新人方面。「我們不可能青春常駐，但黃梅戲要有未來。」她說，她要找出可以淘汰韓再芬的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圖：本報安徽傳真



韓再芬生活照。



去年年底在合肥演出的《五女拜壽》，是再芬黃梅新生力量的一次集體展示。

找出淘汰韓再芬的人

黃梅戲是中國五大戲曲劇種之一，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和豐富的文化底蘊。韓再芬早在16歲時，就因主演黃梅戲電視連續劇《鄭小姣》一舉成名。之後，憑藉非凡的天賦和不斷地努力付出，贏得無數榮譽和光環，成為繼嚴鳳英、馬蘭之後的又一位黃梅戲代表人物。一直以來，由韓再芬主演或參演的黃梅戲，在大江南北廣受讚譽。韓再芬的個人品牌成為黃梅戲仍具有極大票房號召力的重要保證。然而，在去年歲末的「再芬黃梅·合肥演出季」期間，卻有一則新聞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那就是「韓再芬首次不登台」。

為新人讓台

去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韓再芬率領安徽再芬黃梅藝術劇院的優秀演員，攜原創劇《寂寞漢卿》、改編劇《靠善陸官》和復排經典劇目《春江月》、《五女拜壽》四台大戲到合肥獻演，並在安徽大劇院連演12場。不同於往年的是，在合肥演出的四台大戲均由劇院中堅力量領銜主演，並有青年團的九十後新生代演員閃亮登場。韓再芬不僅自己讓出了舞台，劇院中的馬自俊、李萍等資深演員也甘當綠葉，為青年演員演起配戲。

對於這一次的大膽嘗試，韓再芬表示，都是為了黃梅戲的能夠永續輝煌。她說：「黃梅戲要一代代延續下去，這不是個人的事。這麼多年我也一直在一邊努力開拓市場，一邊想着培養新人的好辦法，也花了很大精力去做這件事，特別期待能盡快培養出一批代替韓再芬、甚至淘汰韓再芬的黃梅戲後繼人才。」

其實，在安徽再芬黃梅藝術劇院，「讓台」早已是一種傳統。從2010年開始，安慶黃梅戲劇院（安徽再芬黃梅藝術劇院的前身）逐漸走上正軌，韓再芬就着手挑選好苗子培養新人。亦是從那時起，韓再芬率先在劇院讓台。《女駝馬》裡，她唱後半段，讓新人唱前半段。

李萍是韓再芬的師姐，1978年就被招進安慶黃梅戲劇院。她表示，一開始對於讓台，很多人都想不通，也包括她自己。她說：「讓台意味着甚麼？說白了就是讓名、讓利、讓飯碗啊！我們這行裡有句話：師父帶徒弟，師父餓死。」但有一次，韓再芬找她促膝長談，「她跟我說我們到了



由再芬黃梅藝術劇院青年演員主演的黃梅戲《鬧黃府》舞台照。

這個年紀，還想不開麼？要把真功夫教給孩子們了。」從那次談話以後，這麼多年來，李萍一直是韓再芬在大力培養新人方面最為得力的助手。

與新人賽跑

韓再芬表示，讓她欣慰的是，通過自己的努力，目前安徽再芬黃梅藝術劇院已經形成一種良好的氛圍。她介紹說：「我們劇院內部有藝術標準。當你有這個大家認同的標準，所有的問題都能化解。」主演讓台、主演跑龍套這些在很多院團想都不敢想的事，在再芬黃梅藝術劇院卻順理成章。



韓再芬主演的黃梅戲舞台劇《徽州往事》劇照。



韓再芬在後台化妝間查看青年演員上台演出前的準備情況。

韓再芬在後台化妝間查看青年演員上台演出前的準備情況。

目前，再芬黃梅藝術劇院每年不僅到戲校去選新人，還和安慶師範學院合作，首次設置了黃梅戲藝術學院，培養黃梅戲專業本科生。同時，韓再芬藝術基金會每年也抽出部分資金資助年輕演員先讀書深造，一旦畢業就直接進劇院來。從2013年開始，安徽再芬黃梅文化藝術股份有限公司與安徽黃梅戲藝術職業學院共同創辦再芬黃梅實驗班，培養黃梅新人，學生有機會進入再芬黃梅藝術劇院實訓。另外，韓再芬黃梅藝術基金會，在安徽潛山縣天柱山中心小學還成立了再芬黃梅娃娃班。

把更多的精力和空間都給了新人，是否意味着韓再芬即將淡出黃梅戲的舞台呢？韓再芬表示，並非從此以後她就不上台、不演了。韓再芬介紹，她正在完成自己的徽州三部曲，三部曲最後一章《走出徽州》正在創作中。最終，它將與《徽州女人》、《徽州往事》一起，形成一個女人的生命過程，也是韓再芬藝術生命的重要過程。

她說，當青年演員們成長起來，可以與他們共同、交錯地發展。希望未來「再芬黃梅」就像北京人藝一樣，成為「金字招牌」，出來一代又一代戲曲人才。韓再芬經常跟團裡的「小孩子們」講：「希望你們把我淘汰掉。從年齡和規律來講，淘汰是正常的，但是你們真要淘汰我也不那麼容易。你們跑，我也在跑，你們要特別努力才能超越我。」

Bravo 計劃接受申請

誇啦啦藝術集團早前宣佈，新一屆Bravo香港青年劇場獎勵計劃（下稱Bravo計劃）即日起接受網上報名。Bravo計劃由利希慎基金贊助，旨在通過合共一年半的香港及海外（倫敦或台北）雙語專業劇場及生命教育訓練，為13至18歲的年輕人帶來改變。

Bravo計劃內容包括香港演戲訓練（由本地及英國LAMDA倫敦音樂及戲劇藝術學院導師授課）、戲劇演出、藝術社會服務和海外進階戲劇藝術訓練。計劃屬非牟利性質，本地訓練部分費用全免，海外訓練則為來自經濟困難家庭的參加者提供涵蓋學費、交通、膳食和住宿的全額資助。本年度計劃設50個名額，截止申請日期為2月25日。

誇啦啦亦會於1月25日舉行兩場計劃簡介會，屆時將播放Bravo第一屆參加者於去年暑假前往倫敦受訓的紀錄短片，而第一屆參加者亦會到場分享他們的體驗。詳情可瀏覽：www.bravoafec.hk

從《香港文學》看世界華文文學

創刊於1985年1月的《香港文學》，至今已踏入第三十年，成為迄今為止香港文學出版史上出版最悠久的文學月刊。為慶祝這一文壇盛事，《香港文學》將於2015年1月24日在香港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舉行兩岸四地文學研討會及慶祝晚宴。

《香港文學》籌備於1984年秋，當時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已有結論，香港開始進入過渡時期。針對這樣的形勢，香港也出現了一些反映九七問題的作品，小說較出名的有劉以鬯的短篇《1997》、陶然的中篇《天平》、梁錫華的長篇《頭上一片雲》等。香港往何處去？這個問題應該回答，也必須回答。《香港文學》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

但《香港文學》終究是一本文學雜誌。從文學出發，團結華文世界的作家和讀者，創造華文的寫作與閱讀環境，是《香港文學》的辦刊宗旨。觀點或不同，但發揚華文文學的目的是共通的。

《香港文學》自1985年1月創刊以來，一直堅持「立足本土，溝通兩岸，面向華文文學」的方針，二十三年來不但在創作上，也在評論方面取得相當的成果，既推動了創作實績，也讓評論得到相當的發揮空間，創作與評論形成文學的雙翼，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在消費文化狂瀾泛濫的當下，文學期刊想要保持獨立性，並不容易。《香港文學》總編輯陶然便表示：「我們固守作品或致力於人性善惡的開掘、宣洩現代文明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擠壓；或書寫人生的境遇、生命的頓悟；或以實驗性的敘事方式拓展文學創作的空間，或以優美的文字抒寫情懷。」

自覺地扮演文化先鋒的角色，努力開拓文學創作的多種可能性，是《香港文學》的辦刊方向。相信未來的三十年，這本文學刊物會呈獻更多優秀作品予華文世界的讀者。

從《香港文學》看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

日期：1月24日 下午2時半至4時半
地點：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低層B2聚賢廳
主持：《香港文學》總編輯陶然先生

大量引入正版日漫 騰訊搶佔動漫市場

2015年伊始，以《暗殺教室》、《食戟之靈》、《黑子的籃球》和《境界觸發者》為代表的一大批正版日漫將陸續登錄騰訊動漫。這是騰訊動漫繼引入《火影忍者》、《海賊王》、《龍珠》、《阿拉蕾》等集英社11部經典日漫後，再次大手筆引入日本官方授權的動漫作品。騰訊方面近日透露，今年會引進超過500部日漫，這將覆蓋日本知名漫畫出版社集英社的大部分作品，而和講談社、角川書店的動漫版權引進談判也在進行中。

和前一輪引進國漫經典日漫不同，今年騰訊動漫在正版日漫的引進方面，題材選擇更加多樣化，如《黑子的籃球》、《新網球王子》、《排球少年!!》是校園體育競技類，《食戟之靈》和《美食的俘虜》屬於近年來受到熱捧的美食題材，《花樣男子》和《好想告訴你》主打戀愛。

除了日漫，去年騰訊在國漫上發力的成績也備受矚目，數據顯示，其王牌國漫IP《屍兄》累計點擊已超過40億，以此IP改編的動畫片點擊量是7億。對此，騰訊方面稱，未來企鵝「既要做強國漫，又要做大日漫，同時要搶佔國內正版日漫網絡閱讀平台這塊市場」。

事實上，想做好動漫的不止騰訊。陳彤履新小米後，立刻砸10億美元做內容，其中就包括動漫；百度通過愛奇藝布局動漫；搜狐動漫的許多決策，包括最近的打擊盜版等，都由張朝陽親自負責。

但觀察「泛娛樂」的戰局地圖，在動漫的戰場上，騰訊有明顯優勢。其動漫平台成立3年來，已成為國內最大的旗艦日漫網絡閱讀平台。而將《火影》改編為手遊所帶來的巨大收益更讓騰訊公開表示，以優質動漫IP來反哺遊戲這根支柱並試圖打通產業鏈是未來騰訊動漫發展的核心目標。「手遊板塊在騰訊營收中佔有極重的分量，但精品IP的稀少導致手遊行業開發面臨困局，引進日漫IP對騰訊而言意味着提前佈局。」騰訊動漫高管鄧正宇表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走東走西

文：余綺平

投奔怒海

巴黎發生驚天恐怖襲擊，闖進《查理週報》亂槍掃射的兩兄弟是阿爾及利亞裔，曾赴敘利亞和也門接受軍訓。今次慘劇，擴大了西歐的反移民情緒，同時警惕了法國政府，要妥善處理國內四百萬名從北非前殖民地遷徙或偷渡過來的新移民。

最近幾年，西歐爆發了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型的非法移民潮。難民主要來自利比亞、突尼西亞和敘利亞等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他們因國內政治動盪、戰爭或經濟衰退，被迫外逃尋找生路。

這些難民的偷渡途徑是乘船經過地中海，先抵達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最終目的地是法國、德國和瑞典。夏天地中海風平浪靜的日子，他們會乘坐小漁船或膠艇；到冬天，乘坐超載的貨輪投奔怒海——他們經常還沒抵岸，已葬身海底。

過去十四個月來，有十七萬非法移民從北非出發，經地中海抵達意大利；葬身怒海者逾三千人。英國《衛報》形容這些偷渡船隻是「鬼船」，是「絕望的象徵」。

上月在聖誕節普天同慶的日子，兩艘「鬼船」

先後抵達意大利南部，人販「蛇頭」收取了難民偷渡費後，將他們棄置岸邊，任由寒風吹打。第一艘船名為「藍天號M」，載有八百人，包括小孩；第二艘是原本運送牲畜的貨船「Ezadcen」，來自正在打內戰的敘利亞，載着四百五十人。他們從土耳其東部出發，在怒海漂浮了十天，當接近意大利岸邊時遭「蛇頭」遺棄。難民船最後向岸上發出緊急雷達訊號獲救。

據《每日電訊報》報道，偷渡難民的「蛇頭」獲利甚豐，以「Ezadcen」為例，其船身破舊，售價僅幾十萬美元。但乘客都是敘利亞的中等階級，每人繳付的偷渡費達六千元，全船四百五十人，「蛇頭」進帳二百七十萬美元。報道指出，難怪意大利的黑手黨樂此不疲，每日將難源源不絕地運上岸。

據聯合國難民公署公布的數字，自二零一一年起，已有十二萬名敘利亞人抵達歐洲。他們的目的地是法國。敘利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淪為法國殖民地，到一九四四年才獨立。法語是敘利亞的官方語言，所以吸引難民赴法國謀生。



北非難民經過地中海前往西歐。

當西歐勞動力短缺時，新移民容易找到粗重或厭惡性工作，如建築地盤工人、水喉匠或掃街清潔工，但是，當經濟不景法國本土白人失業時，他們會憎恨新移民搶走飯碗。

新移民在法國沒有醫療保險和社會福利，他們無論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都受到不平等對待。法國政府將這些弱勢受欺凌的新移民，遷徙至巴黎郊外的貧民窟聚居，形同將新移民的第二代迫入窮巷，愈加難以外出尋找工作。近年巴黎市郊經常發生騷動，發展至今年的槍擊《查理週報》事件，均非一朝一夕釀成。

曾經投奔怒海找尋生路的新移民，結果，面對的卻是另一條絕路。強調人權又強調新聞自由的西歐政府，有沒有為這些新移民設想？